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從溫州方言《新約》的詞彙短語看影響蘇慧廉的翻譯因素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ang, Jie, 1983-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6-22 13:29:2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454

从温州方言《新约》的词汇 短语看影响苏慧廉的翻译因素

杨 洁

内容提要:本文以2007年首次印刷的圣经英文新国际版(NIV)、1872年的北京官话版、1892年的杨格非官话版为参照,并对照《温州方言词典》、《温州话词语考释》和《温州方言志》,从词汇转换、新词引入及增词三方面考察苏慧廉温州话版《新约》词汇短语的译法,进而探讨影响其翻译的因素,涉及目标语的发音阻碍、译文准确度、读者的理解程度和译者的翻译目的。

关键字:温州方言《新约》;苏慧廉;圣经翻译;词汇短语

Lexical Translation Factors in William Edward Soothill's The New Testament in Wenchow Colloquial

YANG Jie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words and phrases taken from four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with several tables: the Chinese Mandarin version translated in 1872,

version translated by Griffith John in 1892, and the NIV version in English as well as The New Testament in Wenchow Colloquial translated by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With the help of the Wenchow dialect dictionaries, the author tries to discuss three aspects of lexical translation, the sense metamorphoses, lexical supplement, and the creation of new words and phrases, so as to find the factors that William Soothill considered when he did the translation, namely, the target language's pronunciation difficulties, the translation texts' accuracy, the reader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s well as the translator's goal.

Key words: The New Testament in Wenchow Colloquial;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Bible translation; words and phrases

一、引言

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在温州生活了二十五年,期间除传教工作外,还积极投身于汉学研究,致力于中国文化西传,同时,更不忘将西方的圣经本土化,翻译出了温州方言《新约》——《Ng-da-ko chao-chi Yi-sû Chi-tuh Sang-iah sing-shi》(《我大家^①的救主耶稣基督新约圣书》,1902)。新教传教士向来注重圣经在传教中的作用,苏慧廉传教时,中华大地上已经有各种版本的圣经,从语体来讲就有三类:文言译本,即深文理译本;半文半白译本,即浅文理译本;口语体译本,包括官话译本(白话文译本)和方言译本。对于在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中传教的苏慧廉而言,前两种译本显然是不适合的,官话也只适用于北方,温州方言又与宁波

① “我大家”,我们大家,即温州话的“我侬(ng-li)”,“我们”的意思。这种表达方式在如今已很少使用,该版本中的“渠大家(gi-dà-ko)”、“你大家(nyf-dà-ko)”分别是“他们”,“你们”的意思。

话、杭州话等其他南方方言相差甚远,所以所有已存译本在温州都不太适用,以温州方言翻译圣经成为传教工作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传教士在方言圣经翻译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温州译本前已有上海话(1847)、厦门话(1852)、福州话(1852)、宁波话(1852)、客家话(1860)、广州话(1862)、金华话(1866)、汕头话(1875)、杭州话(1879)、苏州话(1880)、台州话(1880)、邵武话(1891)、海南话(1891)、兴化话(1892)等各种方言译本。^①传教士在摸索过程中进行了多方面的翻译尝试,用汉字、汉语拼音或罗马拼音等不同译法来进行方言译本的翻译。其中罗马拼音翻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尤其是在宁波、厦门和汕头地区。^②苏慧廉自己也曾试过用方言汉字翻译,但效果不甚理想,因为很多温州方言找不到对应的汉字,而且相比较而言,让百姓们学习两千个汉字的难度要比记背罗马字母大得多,所以他最终选择用罗马拼音进行温州方言译本的翻译。

苏慧廉的《新约》翻译在句法、词汇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有很多可取之处。本文只从词汇短语的翻译着手,来分析影响苏慧廉圣经翻译的因素。

二、词汇短语的译法

为了更好地考察苏慧廉译本中词汇短语翻译的策略,我们有必要将他的译本与其他译本进行比照。选择用以比照的版本时,苏慧廉翻译时所用的蓝本自当在考虑之列,然而,目前并无资料来帮助确认这一点。对于苏慧廉译本与已有中译本之间的关系,

① 陈丰盛:《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天风》2007年第17期,第28—32页。

②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Edinburgh: Olipant, Anderson & Ferrier, 1907, 206.

学界也无定论,陈丰盛在其论文中指出苏慧廉参照了杨格非官话本^①,但李新德在其翻译的《晚清温州纪事》中点明苏慧廉是独立完成了这部作品。^②因此,本文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选择比照对象:鉴于2007年英文新国际版(NIV)在译本忠实度上获得了广泛认可,我们选择它聊作是否忠实于原文的参考;鉴于1872年北京官话版和1892年杨格非官话版在当时所具有的影响力、与苏慧廉译本类似的翻译意图以及对苏慧廉译本可能有的影响,我们选择它们作为中译本的参照。不过本文的重点并非探讨苏慧廉是否借鉴了他人译作,而是选取部分词汇短语以列表的形式进行分类整理,对照《温州方言词典》、《温州话词语考释》、《温州方言志》,从词汇转换、新词引入及增词三方面来探讨苏慧廉翻译时考虑的因素。

1. 词汇转换

这方面的词汇所占比例是最大的。温州方言有很多表达方式与官话不一致,而民众受教育程度极低,只有少许上层社会人士能看懂官话版,为了使普通民众能够理解,苏慧廉翻译时改用了大量温州词汇。此类情况不胜枚举,下面是部分较具代表性的例子:

经文章节	1872年北京官话版	1892年杨格非官话版	新国际英文本	苏慧廉温州话版
太 1:18	有了身孕	有了身孕	be with child	Yaó sang-t'í(有身体)
太 2:7	暗暗的	暗	secretly	sz-'ó(私下)
太 2:8	报信	告诉	report	t'ung-tsz(通知)
太 2:9	(在前)引路	行(在前头)	go ahead	ling-lǔ(领路)
太 2:10	欢喜	欢喜	overjoyed	kw'a-'oh(快活)

① 陈丰盛:《圣经温州方言译本源流考略》,《天风》2007年第17期,第28页。

② 原文为“Independence being in the air I followed the fasion, and madea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 translation of the...”,李新德译为“我采取了这种不依靠他人的译经方式,多多少少独立翻译完了……”

续表

太 2:11	进了房子	走进屋内	On coming to the house	Tsaó uh tí-chúé (走屋底转) ^①
太 2:13	起来	起来	get up	Ch' í-sang(起身)
太 4:23	疾病疼痛	疾病	disease and sickness	Bing-t' ùng(病痛) tsìng-' aò(症候)
太 5:25	官	刑官	judge	k' ũe-fŭ(官府)
太 5:25	衙役	衙役	officer	ts' a-nang(差人)
太 5:30	给他休书	将休书给他	give her a certificate of divorce	sí shao-shi k' ù gi(写休书搭渠)
太 6:21	挖洞	挖洞	break in	lao-tí(娄地) ^②
太 6:23	甚大	岂不	how great	ké-le(几徠) ^③
太 7:3	不觉	不觉得	pay no attention	koh-fŭ-djah(觉 不着)

表格中有些词汇短语特别温州化,如“有身体”、“走屋底转”、“写休书搭渠”、“娄地”、“几徠”、“觉不着”等,这让当地人一听就懂,而且十分亲切。不过从表格中也可以看到,尽管苏慧廉本人对是否参照北京官话本或杨格非译本的态度很隐晦,但他在用温州话表达的同时似乎也吸取了这两种版本的精华:有时类似北京官话版,如“领路”的译法;有时接近杨格非版,如“走屋底转”的译法。当然,苏慧廉的翻译并非都完美无缺,有些改译成温州话时反而不如官话版的恰当。例如 reward(太 5:12)在北京官话版中被译为“赏赐”,苏慧廉则译为“报应”^④,不够恰当。类似例子可以

① “走到屋子里面”的意思。

② 汉字中无此字,意为“掘,挖”。

③ 副词,表数目的多少或程度。

④ 报应,佛教用语,原指“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后来专指“种恶因得恶果”。

列举不少。但总的看,苏慧廉方言词汇的运用还是很成功的,温州信徒如获至宝,每天翻读这书已经成了一件乐事,而多年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还都跪在泥做的佛像前呢!^①

2. 新词引入

一种新宗教的引入不可能没有自身独特的词汇,即如佛教经典,在进入东土后带来了不少佛教术语,乃至今日,日常用语也不乏它们的“身影”。基督教也不例外,苏慧廉在翻译温州方言版本时,同样涉及新术语的加入。这类词汇在其译本中不在少数,这里仅举 10 例:

经文章节	新词	温州方言
太 1:20	天使	t'ie-sz
太 1:23	以马内利	yf-mó-nal-lì
太 4:23	福音	Fuh-iang
可 1:4	施洗	Sz-si
路 6:1	安息日	Ue-sih-neh
路 6:13	使徒	Sz-du
路 6:17	耶路撒冷	Yi-lu-sa-lae
路 22:13	逾越节	'ü-yueh-tsieh
徒 5:17	大祭司	Du tsi-sz
罗 1:25	阿们	O-mang

以上各词在译本中多次出现,本文只列举其中一处。将这些词语归为新词并不是因为温州方言中没这些字眼,而是说温州人日常未用过这些术语,直至传教士将基督教引入后才有所接触。

^①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207.

当然,在讲解圣经时,传教士需对此作出解释,这样才能消除理解的障碍。在翻译这些新词时,苏慧廉不做任何变动,与官话版基本保持一致,让温州信徒无意识间被迫接受这些基督教思想。

3. 增词

本文中的增词是指添加原文中没有的成分或者在原有基础上加以解释说明。温州话版的这一译法与北京官话版和杨格非官话版相差无多,只在少数地方更为细致准确。详见下表:

序号	经文章节	北京官话版	杨格非官话版	NIV 国际版	温州方言版
①	太 6:19	锈坏	锈坏	rust destroy	Sae-siu mai-là (生锈霉烂)
②	太 7:2	(略)	(略)	measure	Táo-sing(斗升) ^①
③	可 4:34	都讲解给门徒听	都讲解给门徒听	...he explained everything	o ka-shueh ká z-ge mang-du t'ing(沃解释搭自个门徒听 ^②)
④	可 5:40	叫众人出去	叫众人出去	...put them all out	Chiae chung-nang oh tsao-ch'ueh(叫亲人沃走出)
⑤	可 6:37	要我们拿二十两银子买饼	要我们买二十两银子的饼	That would take eight months of a man's wages!	Ng-da-ko tsao ma lae-pah nyang-die ping... (我大家走买两百银的饼……)

在例①中,苏慧廉将“坏”字具体化了,这可能出自此字不好发音的缘故。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将其他两个版本的“锈坏”变成“生锈霉烂”,意思更加具体生动。在②中,官话本都省略了评断

① 斗、升都是量器的种类。

② 沃,“全都”的意思。整句意思为:全都解释给自己的门徒听。

他人的“量器”，只有苏慧廉将当时具体的量器译出来，而且用了劳苦大众能听懂的词，而非知识分子的语言——“斗升”。例③界定了“门徒”为何人，即耶稣自己的门徒；同理，在例④中，就算原文中也未提及人们所指便是孩子的亲人，但通过上下文可以推断出那些人的身份，于是苏慧廉就将其身份明朗化。例⑤其实这可算作一个短句，本文将其列出是因其独特之处：原文只提及要花普通人八个月的工资来买饼，但官话版和温州话版都具体指出银两的数目，以期读者有更直观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苏慧廉所用的词汇翻译手法远不止这些，其他的还有省略、词类转换等，但以上三种是诸多方法中较为常用的，因此本文特将其罗列出来，稍作分析，以期能发现苏慧廉在翻译各种词汇短语时所考虑的因素。

三、影响译者的翻译因素

每个译者在翻译前对译文都有不同的期望，因此所考虑的因素也都不尽相同。从前文对苏慧廉译本中词汇短语三种翻译手法的分析可以看到，影响苏慧廉翻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目标语的发音阻碍，译文准确度，读者的理解程度和译者的翻译目的。

1. 目标语的发音阻碍

温州方言中有不少音无法找到对应的汉字，同时有很多汉字无法用温州方言发音，为了不影响理解，译文出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上文所述的词汇转换及增词两类翻译手法大多是出于对目的语发音阻碍的考虑。例如词汇转换中“暗暗地”、“起来”、“走进屋内”、“欢喜”和增词中“要我们拿二十两银子买饼”等等，在官话中自然不会造成理解障碍。但在温州方言中，因为绕口，“暗”、“起来”、“走进”、“屋内”、“欢喜”、“要”通常不以此种方式表达。如果勉强使用这种表达方式，目不识丁的劳苦大众就可能会一知半解，影响传

达的效果。为了使当地人能准确恰当地理解圣经的意义,苏慧廉毫不犹豫选择倾向于目的语的发音习惯。此外,还有不少方言发音影响翻译用词的例子,如,温州人倾向于用儿化音,不习惯发带“子”的音^①,所以像“盒子”(太2:11)、“鸽子”(太3:16)等都会自然读作“盒儿”、“白鸽”。再如,温州人很少会发“昏花”(太6:23)这个词的音,因为读起来很拗口,所以苏慧廉就干脆译为“fú hòe”,意为不好,虽然没有“昏花”贴切,但理解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最有温州特色的便是对“小孩子”的称呼:Mai-mai(姆姆^②),它更显出孩子的可爱之处,又不用发拗口的“子”音,自然成为更容易接受的选择。

2. 译文准确度

圣经对于传教士和信徒而言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忠实于原文是传教士译者优先考虑的因素。苏慧廉引入新词的翻译手法正体现了对这一因素的考虑。“天使”、“以马内利”、“福音”、“施洗”等词承载着基督教的重要观念,身为译者和传教士的苏慧廉自然遵从原文,将这些新词介绍给当地人。在这点上,即便是遭遇目标语发音障碍,他也会选择以译文准确度为先。除了新词引入外还有不少词汇短语也能体现苏慧廉的翻译思想:例如《马太福音》4:8中的“very high”不仅在北京官话和杨格非官话版中都翻译为“最高”,在后来的和合本中也是如此,但苏慧廉就将其译为“ting kõe-ge”(顶高个)。原文中未用最高级,苏慧廉也就没用“最”。同样,在两个官话本都将“holy city”译为“圣京”时,苏慧廉又“与众不同”地将其译为“圣城”,这与多年后的和合本是一样的。总之,只要是温州大部分劳苦人民能听得懂的字词,苏慧廉就会尽可能忠实地加以传达,即使日常生活中很少用,甚至是不用的词汇也不例外,比如前文提到的“天使”、“福音”以及“圣餐”等词。苏慧廉也

① 也有一些例外,如男子的“子”就能发音,但通常不用。

② 姆姆,婴儿,小孩。“妹妹”的音变。

提到他为了准确翻译圣经不惜“创造”词汇的事,他在《中国传教纪事》中说,在一块有数十万人以预言和占卜为生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一个词或词组来表达“prophet”,这真是太奇怪了。^①所以他就自己“创造”了“先知”这一词。尽管这个词是否他的创造可以商榷^②,但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到他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图。

3. 读者的理解程度

苏慧廉翻译温州话《新约》的最初目的就是让劳苦大众看懂这本圣书,因此让他们理解其中的含义是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马丁·路德在将圣经翻译为德语时曾掀起轩然大波,有不少人质疑他为何添加一些莫须有的字词,他特意写了一封信痛骂那些“无知的笨蛋”:德国平民不懂的圣经译过来又有何用?苏慧廉亦有此意识:只有让当地信徒读进去并明白意思才算成功。苏慧廉只有在遇到必须坚守传教立场时才会不得已选择新词,除此之外,他是“归化”策略的忠实拥护者,时刻以读者为中心。在这方面,词汇转换和增词体现得较为明显。从词汇转换和增词的表格中可见,温州方言版的《新约》在个别字词或者语序上做了些许调整以达到接近生活用语的目的。例如,其中的“how great”在杨格非版和北京官话版里分别译为“岂不”和“甚大”,在温州方言版中则译为“几徠”,意为“多么”。这不仅是出于目的语发音障碍,同时也出于对读者理解能力和表达习惯的考虑。又如增词列表中

①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A Mission in China*, 203.

② 在《孙子·用间》中就有:“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於众者,先知也。”虽然此“先知”非彼“先知”,但确实有迹可循。另外他所指的不为人知的一些概念如“神圣”、“天国”其实也都为人所知。“神圣”,出自“夫巧知神圣之人,吾自以为脱焉”。形容崇高、尊贵、庄严而不可亵渎(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07页)。“天国”出自“青城,天国之都”。在中国文化和中国民间信仰中,指人死灵魂升天以后居住的地方;在道教中,指人得道成神成仙以后生活的世界(阮元辑:《广黄帝本行记》,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0页)。

“都讲解给门徒听”这个短语,苏慧廉翻译时特意在“门徒”前增加了定语“自己的”来界定范围,而北京官话版和杨格非版都未如此处理。这也是苏慧廉时刻从读者角度出发调整译文的表现。

除了词汇短语外,句法上也能体现苏慧廉的这一关切。例如对于“it is easier for heaven and earth to disappear than for the least stroke of a pen to drop out of the Law”(路 16:17),官话版译为“天地废坏,比律法的一点一画废坏还容易呢”,着实显得拗口,为了让信徒更容易理解其意思,苏慧廉将句子整个倒转,译为“lieh-foh ih-tie ih-wha loh-k 'ung wha a tie-di fi-goa wha yung-yi”(律法一点一画落空还是天地废过还容易)。在温州方言中,“……比……还……”的句法显得过于书面化,相较而言,“……还是……还(在这里是‘更’的意思)……”的用法反而更容易理解些。因此,这个版本中才会出现众多“稀奇古怪的”词。

4. 译者的翻译目的

苏慧廉被借我会派遣到温州是以传播福音为终极目标的,这个影响因素贯穿于苏慧廉翻译温州方言圣经的整个过程。无论是词汇转换、新词引入还是增词,说到底都是为了更好地传播圣经和基督教。此外,为了更好地实现传播福音的目的,在翻译过程中,苏慧廉总是千方百计找出最有利于传达基督教观念的术语。这突出体现在苏慧廉对“God”和“Bible”的翻译上。圣经汉译史上,用“上帝”还是“神”翻译“God”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也一直出版“神”版和“上帝”版两种版本的圣经。苏慧廉在分析了“上帝”和“神”之后得出结论:西方的“God”只有一个,用“神”翻译不能体现“唯一且至高无上”的含义;中国古代的“上帝”虽然意指天帝,天上主宰一切的神,与西方的“上帝”有着明显区别,却不至于令人质疑他的“唯一的神圣地位”。^①多番思量之后,苏慧廉选

^① William Edward Soothill, *The Three Religions of China*.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Limited, 1913, 153.

择了“上帝”，并坚持用到最后。在翻译“Bible”一词时，苏慧廉没有采用北京官话本“经”的译法和杨格非官话本“经书”的译法，而是采用了“圣书”的译法。不管是“上帝”还是“圣书”都非苏慧廉的发明，但他的选择无疑基于他对中国经典的深入了解。显然，他认为这样的翻译比其他译词更少引起误解。

四、结 语

从苏慧廉翻译的温州方言《新约》可以看到，译者为了使圣经更加浅显易懂，更易为温州民众所接受，做出了多番努力，尽力将劳苦人民不熟知的词汇短语转换为粗浅的温州方言。但是，对于那些攸关基督教重要观念的词汇短语，他也有选择地适当引入。究其原因，苏慧廉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温州方言本身存在的发音阻碍使得很多词汇无法正常表达；在读者能正常理解的前提下，译文准确度是译者考虑的最重要因素；读者的理解程度是苏慧廉翻译温州方言《新约》时最初的权衡点，他的译文深受其影响；最后，苏慧廉来温州的主要目的是传播福音，将基督教观念传达给温州人民，此乃规约其翻译的重要因素。对苏慧廉译本的探析不仅能丰富我们对传教士圣经汉译思想的认知，也能在实际操作层面为当下的宗教经典翻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作者杨洁(1989—)，浙江温州人，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传教士汉学、英语文学。

(责任编辑 程小娟)